

随  
笔刻  
印  
记王  
祥  
夫

小时候经常喜欢去的地方是刻印社。在鄙人所住小城西街的西边，两间小门脸，七八个人总是伏在那里刻，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看，可看的只是那些放在玻璃柜台里的章料，那时候还有牙章，上边的山水、花鸟、仕女刻得实在是好。还有寿山昌化的石头也摆了不少。说到刻印，确实也没什么好说，小时候学习刻印也只找老城砖，用锯条把它锯成一小块一小块，老城砖很细腻。这便让人想起那一次和冯其庸先生上方山，鄙人所居住小城的大古董就在这方山之上。老墓砖很大很重，近一尺半长，而且很厚，我只扛了一块，冯先生手里拿了小半块。我走在冯先生前边，只听他在后边说这个砖好，一是可以做砚，二是可以用来刻印。至于怎么做砚，冯先生在后边是说了又说，大略可记的是用醋煮，煮多次，再晒，然后好像还要用米汁去煮。他那里说，我这里听，人已经是下得山来，回头再朝山上看，却只看到满山坡一层一层的好高粱，彤红的一片。

小时候刻印学会了写反字，至今想写反字大略还可以。小时候刻印有什么可说？确实没什么好说，只不过是老城砖上刻了磨磨了刻，如此而已。磨的时候最好旁边放个小水盆，砖料湿了才既好刻也好磨。白石老人的诗句里有什么“水成灾”的句子，想不起是什么诗了，就是写他学习刻印的事，想必他也是刻了磨磨了刻，在水里蘸蘸看看再继续刻。我曾把自己刻的砖头印拿给朱老师看，朱老师只看一眼，说你这不行，你不读《说文解字》不行。至于读到《说文解字》已是很多年以后的事。至于知道“刻印当从汉印入”，已是对治印不感兴趣的时候了。过去刻的印还有两盒子放在那里，那些印对我却没什么用。起码是后来画草虫和山水没有用过，写字也没用过。

杏  
儿  
黄  
了殷  
剑  
贞

每到6月份，看到街头黄灿灿的杏儿时，就不由地想起过世的姥姥，想起姥姥家那一片杏林。

童年时，住姥姥家是我盼望的一件事。记忆中的姥姥永远穿着一件黑灰色罩衫，头发梳得光光地盘在脑后，油油的。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姥姥喜欢给我们炒一些“炒指”当零嘴。那时太不懂事，从来没想到自己吃香喷喷的面条、喧腾腾的馒头，是他们攒了好几个月的口粮。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姥姥总是抿嘴笑着，好像吃饱喝足的是她自己。

母亲小时候爱吃杏，为能让母亲吃上新鲜的杏，姥姥硬是将长满杂草的圪梁坡开垦出一个院落。几年的工夫，零零散散种植了十几株口感不一的杏树。姥姥的辛苦没有白费，这片杏园品种不一，成熟期也分先后。最老的那棵大杏树结的杏大如鸡蛋，剥了皮吃，又绵又沙，口感奇特。还有一棵晚熟的杏树，耐心等所有的杏树都落果后，它的果实才开始由青变红，看上去没有别的杏几个头大，但色泽艳红，果皮上点点滴滴鸡血红，吃起来又脆又甜。

总之，姥姥家的每株杏树都有特色。粉红色的杏花在春天时节簇拥在枝头，恣意地开放着。每年的6月，麦

梢黄的时候，也是我们快放暑假时，看着枝头的杏儿陆续发黄，姥姥就每天站在果实累累的杏树下，望着远处大路上我们出现的身影。

几乎每个暑期，我都是在姥姥家度过。看着压满枝头的杏，满满的喜悦。捧着一大海碗把刚从树上摘下的的大黄杏给左邻右舍送去时，脚步也是轻快的。收下杏的人家总是说着客气话，笑嘻嘻地送我出门。

那是一个杏子成熟的季节，再有几天学校就放假了。母亲忽然接到村里人捎来的口信，说姥姥早上捡杏的时候摔倒了。母亲带着我匆匆赶到时，只见姥姥躺在土坑上，嘴角还有隐隐的血迹，她再也没能醒过来。我扑到姥姥身上放声大哭，那是我童年时期，第一次体验亲人去世带来的内心撕裂般的疼痛。

脑溢血夺走了辛苦劳作一辈子的姥姥，那年姥姥只有65岁。奇怪的是，第二年，姥姥家院子里的那几棵杏树全都歇枝了。自此，再吃到杏时，我的心里满是苦涩，泪水不知不觉溢出眼角。

每年6月麦梢黄时，我就想起那一片杏林。老杏树还在风雨中挺立着，只是在这个世界上，再也没有疼爱我的姥姥了。

夏  
日夏  
天  
如  
此  
丰  
满鲍  
尔  
吉·原  
野 文/图

夏天好似乐曲里的中板，它的绿、星斗的整齐和蛙鸣呈现中和之美。夏日与夏夜的节奏匀称，它的肢体饱满。夏天的一切都饱满，像一池绿水要漫出来。庄稼和草都在匀称之间达到饱满。夏日的生命最丰富，庞杂却秩序清晰。

生命，是说所有生灵的命，不光包括庄稼和草，还有几千种小虫子。有的小虫用一天时间从柳枝的这一端爬到那一端，而它不过活10天左右。小虫不会因为一生只有10天而快跑或慢爬，更不会因此哭泣。

每一种生物对时间的感受都不一样，就像天上神仙叹息人生百年太短，而“百”和“年”只是人发明出来的说辞。小虫的时间是一条梦幻的河流，没有“年月日”。命对人来说是寿，对小虫来说是自然。虫鸟比人更懂缘起性空的道理。

夏天盛大，到处都是生命的集市。夏天的白昼那么长，仍然不够用。万物借太阳的光照节节生长。老天爷看它们已经长疯了，让夜过来笼罩它们，让它们歇歇。有的东西——比如高粱和玉米，在夜里偷着“咔咔”拔节，没停止过生长。这是庄稼的梦游症。

在夏日，管弦乐队所有的乐器全都奏响。电闪雷鸣是打击乐。雾是双簧管，柔和弥漫。檐下雨滴是竖琴，从石缝跳下来的山泉水也是竖琴。大提琴是大地呼吸，大地的肺要把草木吸入的废气全吐出来。它怕吓到柔弱的草，缓缓吐气。这气息在夜里如同歌声，是天籁地籁中的歌声。

许许多多的草木只有春天和夏天，没有秋天。草不知何谓秋天，它对秋天等于收获这种逻辑丝毫不懂，这是人的逻辑，所说都是功利。

夏日是雨的天堂。雨水有无数理由从天空奔赴大地，最后无需理

由直接倾泻到大地上，像小孩冲出家门跑向田野。雨至大地，用手摸到了它们想摸的一切东西。雨的手滑过玉米的秸秆和宽大的叶子，降落到沉默的牛的脊背上。雨从树干滑下来，钻进烟卤里，踩过千万颗沙粒，钻进花蕊。

雨没去过什么地方？雨停下来，想一想，然后站在房顶排队跳下来。它们在大地造出千万条河流，最小的河流从窗户玻璃流下来，只有韭菜那么宽，也是河流。更多的雨加入河水，把河挤得只剩一小条，拥挤的雨水挤塌了河岸，它们得意地跑向远方。

太阳出来，意思说雨可以休息了。雨去了哪里？被河水冲跑和沉入泥土的雨只是这个庞大家族的一部分子民，其他的雨回到了天空。它们乘上一个名为“蒸发”的热气球，回到了天上。它们在空中遇到冷空气，急忙换上厚厚的棉衣。那些在天空奔跑的棉花团里面，隐藏着昨夜降落在漆黑大地上的雨水。

夏夜深邃。如果夜是一片海，夏夜的海水最深，上面浮着星星的岛屿。在夏夜，许多星星似乎被海冲走了。不知从哪里漂来新的岛屿，它们比原来的岛屿更白净。

夏天流行的“传染病”中，最严重的是虫子和青蛙所患的呼喊强迫症。它们的呼喊声停不下来，它们的耳朵必须听到自己的喊声。

这也是老天爷的安排，它安排无数青蛙巡夜呼喊，听上去如同赞美夏天。夏天如此丰满，虫与蛙的呼声再多一倍也不算多，赞美每一棵苹果和樱桃的甜美，赞美高粱谷子暗中结穗，花朵把花粉撒在四面八方。

河床满了，小鸟的羽毛干干净净，土地随时长出新的植物。虫子要为这些奇迹喊破嗓子，青蛙把肚子喊得像气球一样透明。

夏  
夜